

論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

吳瑞文**

(收稿日期：107年12月6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5月29日)

提要

本文探討中古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演變以及相關的音韻層次問題。討論的基礎是 Norman (1981) 提出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Norman 的構擬中與效攝細音字有關的音韻形式為 *iau (椒藻少笑, 效攝三等) 和 *eu (雕條鳥, 效攝四等)。根據以上擬測, 中古效攝三四等字在原始閩語中分別只有一套規則對應, 這意味著它們在原始閩語中並不存在層次問題。本文擴大比較基礎, 並增加同源詞來檢討上述看法。本文結論是: 1. 原始閩語中效攝三等宵韻有 *au 和 *-iau 兩類; 2. 原始閩語效攝四等蕭韻則有 *iau 和 *-iau 兩類; 3. 參照漢語音韻史及詞彙史的證據, 本文認為原始閩語效攝的兩個時間層次都可以區分三四等韻。其中一個層次的對比是「宵」*-iau:「蕭」*-iau, 差異是主要元音前後以及介音有無, 這個層次屬於秦漢層。另一個音韻層次的對比是「宵」*-iau:「蕭」*-iau, 其主要元音有別, 這個層次源自六朝時期南方的江東方言。

關鍵詞：閩語、效攝、層次、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 初稿投交本刊後得到三位審查人惠賜意見。第一位審查人對「原始閩語擬測是否可能」提出質疑, 觀念方法既無交集, 我們予以尊重, 也感謝垂教。另外兩位於肯定本文之餘, 也提供具建設性的修改建議, 使本文減少錯誤並有更周全的思考, 特此致上謝忱。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閩語、吳語及贛語中的古江東方言層次(II)】(MOST 106-2410-H-001-044-MY2) 之部分研究成果, 亦此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 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本文探討中古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層次及相關的音韻演變。Norman 於 1981 出版的原始閩語韻母擬測曾根據八個閩語次方言，提出一套體系相對完整的原始閩語韻母擬測，¹其中與效攝細音字有關的音韻形式如下：

*iau：椒藻少笑 效攝三等

*eu：枵雕條鳥 效攝三四等

初步觀察以上的構擬，可以得到若干認識。首先，效攝三等與四等的對立是*-iau 和 *-eu，其中三等韻有介音-i-，四等韻則沒有介音成分。其次，從 Norman 列舉的同源詞證據來看，中古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都只有一套規則對應，這似乎意味著效攝在原始閩語中並不存在層次問題。²請留意*-eu 韻中有「飢餓」(hungry) 一詞，有人寫為「枵」(許嬌切)，則*-iau 與*-eu 之間的關係有待探討。³

首先我們應當留意到，Norman 所提出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固然可以看出原始閩語韻母的大致輪廓，但由於所提出的同源詞例有限，僅是舉例性質，其中不乏有待深入發掘的問題。在 Norman 原始閩語這一基礎上，也已經有學者進一步利用《切韻》框架來探討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問題。例如梅祖麟探討南朝江東方言中的魚虞有別及支與脂之有別，⁴所運用的資料主要就是 Norman 的擬音。另一方面，吳瑞文與郭必之、鄭至君也分別從不同的觀點，對 Norman 的原始閩語韻母擬測有過局部的檢討。⁵這些學者主要的工作是一方

¹ 參閱 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pp.35-73. 另外，我們已專文討論原始閩語的效攝洪音字，參閱吳瑞文：〈論效攝洪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語言研究集刊》第 21 輯（羅杰瑞先生紀念文稿專輯）（2018 年 12 月），頁 343-379。該文與本文均聚焦於效攝同源詞，因此前言中論及研究方法與調類標注等頗有雷同。經斟酌後為韻及文章架構，並省去讀者翻檢之勞，本文不避重複，特此說明。

² 在 Norman 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不乏中古同一韻攝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擬音。例如中古蟹攝一等咍韻，在原始閩語中就有 *əi（菜栽來）、*oi（袋）、*uoi（改）、*yoi（開）等四種形式。這顯然說明咍韻在原始閩語中已經存在層次問題。原始閩語的韻母架構請參看本文末附錄。

³ 我們認為 *eu1 的本字並非「枵」，下文將有討論。

⁴ 梅祖麟：〈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上海：中西書社，2014 年），頁 280-295。

⁵ 可參閱吳瑞文：〈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第 3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133-162。吳瑞文：〈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學報》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

面檢證既有擬測的正確性，一方面擴大同源詞比較的數量，發掘 Norman 沒有留意到的韻母對應。本文的目的，是要證明效攝宵蕭兩韻（一般稱為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分別有兩套規則對應，也就是有兩個音韻層次。

也許有人會說，Norman 所擬測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乃是根據閩語內部同源詞的規則對應而建立起來的，未必要與漢語音韻史直接相關。我們則認為，閩語屬於漢語方言的一支，建立閩語及漢語音韻史之間的關係乃是從事閩語音韻史的重要任務之一。原始閩語擬測這一課題，其重要性至少有以下兩方面：

第一、闡明不同階段古音與原始閩語之間的關係；

第二、運用閩語中正確的材料來構擬相應時代的語音。

關於第一點，Norman 已經指出，就詞彙表現而言，閩語至少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分別來自秦漢、南朝以及晚唐，其中晚唐是文讀層，秦漢及南朝都屬於白話層。⁶這個觀察說明，閩語具有不同時代移民帶來的語言特徵。有了時間層次的觀念之後，丁邦新及梅祖麟開始倡議中古《切韻》音系應當分別構擬為金陵切韻與鄴下切韻。⁷舉例來說，閩語三個層次中有一個是來自六朝時期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切韻），那麼我們的任務就是在篩選之後，以可靠的原始閩語資料來建構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這個篩選的程序就是時間層次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同時也利用中古《切韻》的參照架構，透過同源詞的比較，探討《切韻》韻目在閩語中呈現出來的音韻對應。至於採取《切韻》框架作為觀察角度是否妥當？關於同源詞比較及利用《切韻》框架這兩個方法，Norman 有過頗為精當的說明：

（建構漢語方言通音）一種是使用比較的方法立足於現代方言回溯式進行構建與歸納。更快捷而有效的方法則是從《切韻》的音類著手，系統地去除現代漢語方言沒有的特徵，並重新整理音系的分類，使之與漢語方言音類的分合一致。……我確信這兩種方法（比較的方法和對《切韻》音類的消滅和重新分類法）會得到基本相同

頁 263-292。吳瑞文：〈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205-237。也參閱鄭至君、郭必之：〈原始閩語鼻音聲母的構擬問題〉，收入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6 年），頁 413-428。

⁶ 參閱 Jerry Norman,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Dialect* 《方言》, 4(1979), pp.268-274.

⁷ 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65-73。梅祖麟：〈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頁 280-295。

的結果。⁸

以上觀察值得重視。關鍵在於，不論是採現代方言回溯或利用中古《切韻》框架，都應當遵守比較方法的基本精神，從嚴認定用來比較的同源詞。

總的來說，在材料上本文擴大比較的數量，分別從可靠的閩語分支：閩南、閩東及閩北各自擇取 6 個方言，以 18 個方言以及更充分的詞彙資料來進行同源詞比較。另外我們也參考《切韻》框架，對效攝細音字在閩語中的層次問題提出增補及說明。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閩北語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將陽平乙標為 9。輕聲調標為 0。

本文第一節是前言。第二、三節分別探討效攝三等宵韻及四等蕭韻在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中的音韻對應及層次分布。第四節提出原始閩語中效攝宵蕭兩韻的擬測，並將其與 Norman 的既有韻母進行比較，明其差異；同時也從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觀點，說明原始閩語效攝宵蕭兩韻的層次及其可能的時代。第五節為結論。

二、效攝三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一) 效攝三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效攝三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io/-ie

效攝三等宵韻在閩南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是-io，若干方言有變體-ie。請看以下同源詞表：⁹

⁸ 羅杰瑞 (Jerry Norman) 著，R.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張艷紅譯：〈漢語方言通音〉，《方言》2011 年第 2 期 (2011 年 5 月)，頁 97。

⁹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年)。泉州根據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漳州根據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匯 (一)〉，《方言》1992 年第 2 期 (1992 年 5 月)，頁 151-160；〈漳州方言詞匯 (二)〉，《方言》1992 年第 3 期 (1992 年 8 月)，頁 230-240；〈漳州方言詞匯 (三)〉，《方言》1992 年第 4 期 (1992

表一：閩南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一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藻	phio2	phio2	phio2	phio2	phie2	phio2
錶	pio3	pio3	pio3	pio3	pie3	pio3
票	phio5	phio5	phio5	phio5	phie5	phio5
苗	(biau2)	(biau2)	(biau2)	(miau2)	(miō2)	(miau2)
秒	(biau3)	(biau3)	(biau3)		(miō3)	(miau3)
廟	bio6	bio5	bio6	bio6	bie6	bio6
蕉	tsio1	tsio1	tsio1	tsio1	tsie1	tsio1
椒	tsio1	tsio1	tsio1	tsio1	tsie1	tsio1
小	sio3	sio3	sio3	sio3	sie3	sio3
笑	tshio5	tshio5	tshio5	tshio5	tshie5	tshio5
潮	tio2	tio2	tio2		tie2	tio2
趙	tio6	tio4	tio6	tio6		tio4
招	tsio1	tsio1	tsio1	tsio1	tsie1	tsio1
照	tsio5	tsio5	tsio5	tsio5	tsie5	tsio5
燒	sio1	sio1	sio1	sio1	sie1	sio1
少	tsio5	tsio5	tsio3	tsio3	tsie5	tsio3
橋	kio2	kio2	kio2	kio2	kie2	kio2
轎	kio6	kio5	kio6	kio6	kie6	kio6
邀	io1	io1	(iau1)	(iau1)	(io1)	
腰	io1	io1	io1	io1	ie1	io1
搖	io2	io2	io2	io2	ie2	io2
窯	io2	io2	io2	io2	ie2	io2
舀	io3	io3	iō3			io3

年 11 月)，頁 310-312。漳州還參考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3 年第 3 期（1993 年 8 月），頁 199-217。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五·方言〉，《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東山還根據中嶋幹起：《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79 年）。汕頭根據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揭陽根據蔡俊明：《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1976 年）。

說明：

- (1) 「苗」(武瀟切)和「秒」(亡沼切)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多讀為-iau 韻母，從對應上來看，-iau 這個韻母屬於文讀音。汕頭話的「苗」、「秒」讀為-io 只是語音形式與其他閩南語的-io 近似，實質上也是文讀。汕頭話中與其他閩南語-io 相應的白話音為-ie。另外，以「秒」而言，表中閩南語各次方言都讀為文讀音，不過臺灣閩南語「秒」讀為 bio3，保留白話層的讀音。
- (2) 「笑」(私妙切)在閩南語中有文白兩讀，白話音讀為舌尖送氣塞擦音 tshio5，例如「喙笑目笑」tshui5 tshio5 bak8 tshio5 (眉開眼笑)；文讀音讀為 siau5，例如「見笑」kian5 siau5 (慚愧、羞恥)。閩南語中「笑」還有 tshiau5 一讀，例如「含笑」ham2 tshiau5 和「笑談」tshiau5 tam2。可以留意到 tshiau5 的聲母與白話音 tshio5 相同，韻母則與文讀音 siau5 相同。楊秀芳認為這是介於 tshio5 與 siau5 之間的混血音讀。¹⁰
- (3) 「邀」有效攝四等古堯切及效攝三等於霄切兩讀，讀為 io1 符合三等的讀法。這個詞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多數讀為文讀音 iau1，例如「邀請」iau1 tshiã3。不過泉州系的金門閩南語中，「邀」io1 可以用做連詞，連接兩個有生命 ([+animate]) 的名詞組，例如：「我邀阿英攏是金門人」gua3 io1 a1 in1 loŋ3 si6 kim1 bŋ2 laŋ2 (我和阿英都是金門人)。¹¹
- (4) 「舀」，以沼切，《說文》曰：抒臼也。段玉裁注曰：「抒，挹也。既舂之，乃於臼中挹出之。今人凡酌彼注此皆曰舀，其引申之語也」。¹²閩南語把用勺子取用液體稱為 io3，本字當是「舀」。或有讀為鼻化音韻母者，如漳州 iõ3、臺灣臺南 iõ3、金門 iũ3 等，應當是後起的零星現象。¹³

根據上表，這些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中可以擬測為*-io，汕頭話的-ie 是原先的主要元音[o]受介音成分[i]影響，發生展唇化使然，也就是：*-io > -ie。

¹⁰ 參閱楊秀芳：〈論文白異讀〉，收入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95。

¹¹ 參閱吳瑞文：〈論金門閩南語介詞 ta2 的語法功能及相關問題〉，《清華中文學報》第18期(2017年12月)，頁275-340。

¹² 參閱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337。

¹³ 「舀」在臺灣各地的變體可以參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附〈語音差異表〉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最後瀏覽日期：2019.05.23)。

2、效攝三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二：-a

效攝三等宵韻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第二套規則對應為-a，與同攝二等肴韻「飽炒骹膠」相同。請看下列同源詞表：

表二：閩南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二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貓	ba2	ba2	ba2		ba2	
焦	ta1	ta1	ta1	ta1	ta1	ta1
礁	ta1	ta1	ta1	ta1		
樵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擾	la6	la4	la6	la6	la4	la4

說明：

- (1) 「貓」，武瀟切，獸捕鼠，又武交切。閩南語稱呼野生的靈貓科（Viverridae）哺乳動物為 ba2，例如「果子狸」（白鼻心，學名 *Paguma larvata*）為 kue3 tsi3 ba2。從音韻對應上來看，ba2 與武瀟切或武交切都能對應，在此我們將閩南語中指野生哺乳動物的 ba2 認定為宵韻字。另一方面，馴養的家貓（cat）讀為 niau1，我們認為來自肴韻莫交切，屬於效攝二等肴韻帶有介音-i 的規則讀法，這個讀音也是白話層。換言之在音韻分析上，我們不將閩南語的 ba2 與 niau1 視為一組同源異形詞（doublet），而是來自兩個不同的語源（反切）。¹⁴
- (2) 「焦」，即消切，火所傷也。在閩南語中表示乾燥，是濕潤的反義詞，也用於被火烤焦之後的狀況，例如「臭火焦」tshau5 hue3 ta1（燒焦）。就語義而言，「焦」完全符合字書韻書上的意思。然而要將 ta1 的本字定為「焦」，最難以索解的地方是聲母，也就是精母（*ts-）為什麼讀為端母（t-）。因此林連通將 ta1 寫為「凋」，¹⁵包擬古則認為閩語的 ta1 來自原始越南一芒語（Proto Vet-Muong）的 *trawB，屬於非漢語的底層詞。¹⁶本文認為 ta1 的本字就是「焦」，音韻上則經歷了特殊的變化，須從漢語音韻

¹⁴ 華語稱 cat 為「貓」māu，讀音上無疑來自二等肴韻莫交切而非三等宵韻武瀟切，請比較武瀟切「苗」miáu。

¹⁵ 參閱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頁 103。

¹⁶ 參閱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著，潘悟云、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

史的角度加以解釋，後文將有所說明。

- (3) 「礁」，《說文》、《廣韻》未收錄，其字形亦罕見於典籍。閩南語中指江河或海面上突出的岩石為礁石，讀為 ta1，與「即消切」的「焦」同音。由於「礁」是個口語性質相當強的語詞，很難理解為受字形偏旁「焦」的讀音影響而讀半邊字。然而就字形而言，「礁」由「焦」得聲也是事實，因此我們暫時認為「礁」也來自「即消切」一讀。
- (4) 「樵」，昨焦切，柴也，說文木也。今閩南語泛指木頭或可以點火的薪柴為 tsha2，或有將本字寫為「柴」（士佳切，蟹攝開口二等莊系俟母）。¹⁷然而就音韻對應而言，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例不讀-a，以「柴」為本字將是唯一的例外。由此觀之，本字仍以「樵」字較為允當。
- (5) 「擾」，而沼切，亂也、順也。¹⁸閩南語的 la6 有相當多的語義，至少包括：A.攪拌、拌合義，例如：「共菜 la6 la6 咧」 ka6 tshai5 la6 la6 le0（把菜攪拌攪拌）； B.挑起、引發、慫恿，例如：「伊足愛 la6 事志」 i1 tsiok7 ai5 la6 tai6 tsi5（他很喜歡引發事端）； C.擾亂、生事，例如「吵家 la6 宅」 tsha3 ke1 la6 theʔ8（吵家鬧宅），引申為自家人內鬩。其中攪拌義的 la6，根據楊秀芳的考證，¹⁹本字是「奴巧切」的「撓」，《荀子》：「以指撓沸」，楊倞注「撓」為「攪也」。至於表示挑起事端或擾亂的 la6，我們認為是而沼切的「擾」，它承繼了「亂」這一語義。總而言之，以上 A.攪拌義的語源與 B.挑起、C.擾亂並不相同。

歸納起來，「貓」有二等和三等兩讀，「焦」的聲母不好解釋，「礁」字字形屬於晚出，五個同源詞中有三個同源詞認定不易，不免使人懷疑宵韻是否果然具備讀-a 這一音韻層次。有鑑於「樵」與「擾」在音義對應上相當嚴整，基於系統性的觀點，我們認為這五個詞都來自同一個音韻層次，在原始閩南語中可以構擬為*-a。在性質上*-a 屬於白話音，相應的文讀音為-iau，例如「焦」的文讀音為 tsiu1，「樵」的文讀音為 tsiu2，「擾」的文讀音為 dziau3 或 liu3。

3、小結

1995 年)，頁 208。

¹⁷ 參閱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頁 64。又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13。

¹⁸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拈」，「拈」反切為「奴困切」或「內骨切」，音韻對應上不甚吻合，我們視為訓讀的寫法。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最後瀏覽日期：2019.5.23）。

¹⁹ 參閱楊秀芳：《台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頁 43。

根據以上的討論，宵韻在現代閩南語中至少有三套規則對應，其中兩套屬於白話音，一套屬於文讀音。它們在原始閩南語中可以擬測如下：

表三：原始閩南語宵韻的層次及其擬測

	原始閩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1	*-io	藻椒少笑橋邀
層次 2	*-a	貓焦礁樵擾
層次 3	*-iau	表焦少樵擾邀

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原始閩南語的宵韻有幾個重要的特徵：首先，宵韻有一個層次讀為既不帶介音也沒有韻尾的*-a（層次 2）。其次，也有帶介音-i而沒有韻尾的*-io（層次 1）。屬於文讀音的層次擬測為*-iau，介音與韻尾俱全，跟華語宵韻的讀音最為接近。

（二）效攝三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效攝三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iau/-ieu/-ieü

效攝三等宵韻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規則對應有-iau、-ieu、-ieü（/-iu）等。請看以下同源詞表：²⁰

²⁰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根據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第二十九篇·方言〉，《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壽寧根據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二·方言〉，《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年）。寧德根據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另外參考沙平：〈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4期（1999年11月），頁282-295。閩清根據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五·方言〉，《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永泰根據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三·方言〉，《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福清根據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表四：閩東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一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藻	phiau2	phieu2	phiu2	phiu2	phiu2	phieu2
錶	piau3		pieu3	piu3	piu3	
票	phiau5	phieu5	phiu5	phiu5	phiu5	phieu5
苗	miau2	mieu2	miu2	miu2	miu2	mieu2
秒	miau3	mieu3	mieu3	miu3	miu3	mieu3
廟	miau6	mieu6	miu6	miu6	miu6	mieu6
蕉	tsiau1	tsieu1	tsieü1	tsiu1	tsiu1	tsieu1
椒	tsiau1	tsieu1	tsieü1	tsiu1	tsiu1	tsieu1
小	siau3	sieu3	sieü3	siu3	siu3	sieu3
笑	tshiau5	tshieu5	tshiu5	tshiu5	tshiu5	tshieu5
潮	tiau2		tiu2	tiu2	tiu2	
趙	tiau6	tieu6	tiu6	tiu6	tiu6	tieu6
招	tsiau1	tsieu1	tsieü1	tsiu1	tsiu1	tsieu1
照	tsiau5	tsieu5	tsiu5	tsiu5	tsiu5	tsieu5
燒	siau1	sieu1	sieü1	siu1	siu1	sieu1
少	tsiau3	tsieu3	tsieü3	tsiu3	tsiu3	tsieu3
橋	kiau2	kieu2	ky2 韻!	kyo2 韻!	kyo2 韻!	kyo2 韻!
轎	kiau6	kieu6	kiu6	kiu6	kiu6	kieu6
邀	iau1	ieu1	ieü1	iu1	iu1	ieu1
腰	iau1	ieu1	ieü1	iu1	iu1	ieu1
搖	iau2	ieu2	iu2	iu2	iu2	ieu2
窯	iau2	ieu2	iu2	iu2	iu2	ieu2
舀	iau3	ieu3	ieü3	iu3	iu3	ieu3

說明：

- (1) 閩東寧德方言除了「橋」之外的宵韻字，基本上有兩種讀音：-iu 和 -ieü，iu 出現於陽平 2、陰去 5 及陽去 6 這三類聲調，-ieü 則出現在陰平與陰上，屬於互補分布。依照內部韻母的表現，可以歸納為同一個韻母，我們認為這個韻母應當是 -ieü。另外，寧

德方言的陰上與陽去在單元音的環境下會合併為一類，但就宵韻同源詞來看，-ieu 與 -iu 在聲調上仍存在對立，這個現象也說明宵韻的 -ieu 是較早的形式，-iu 則是韻母進行單元音化的結果。

- (2) 「橋」在多數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有一個 -yo 或 -y 的讀法，其性質屬於白話音。後文將從原始閩語的觀點對閩東語「橋」的讀音加以解釋。

根據以上同源詞的表現，它們在原始閩東語的讀音可以擬測為 * -iau。柘榮保持早期祖語的讀法。壽寧、福清發生了主要元音的高化成為 -ieu。閩清、永泰則是發生了單元音化的演變，成為 -iu。寧德方言演變較為複雜，根據聲調條件的不同，2、5、6 等聲調單元音化為 -iu，1、3 等聲調則央化為 -ieu。

2、效攝三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二：-a

宵韻字在閩東語的第二套規則對應是 -a，這套規則對應的同源詞例較少，請看下表：

表五：閩東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二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貓	ma2	ma2	ma2	ma2	ma2	ma2
焦	ta1	ta1	ta1	ta1	ta1	ta1
礁				ta1		ta1
樵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以上「貓」可用來指野貓或家貓，「焦」指乾枯或燒焦，「礁」指海邊的礁石，「樵」指薪柴。以上同源詞均與閩南語重疊，只是數量較少。從規則對應來看，這些詞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構擬為 * -a。

3、小結

根據以上的討論，宵韻在現代閩東語中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 * -iau 和 * -a，它們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表六：原始閩東語宵韻的層次及其擬測

	原始閩東語	同源詞例
層次 1	*-iau	藻椒少笑轎
層次 2	*-a	貓焦礁樵
層次 3	*-iau	苗焦少樵

需要留意的是，原始閩東語的*-iau 具有雙重身分：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觀察以下少、焦、樵三個詞的文白異讀：

表七：閩東語少、焦、樵的文白異讀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少白話，上聲	tsiau3	tsieu3	tsieu3	tsiu3	tsiu3	tsieu3
文讀，去聲	siau5	sieu5	seu5	siu3/siu5	siu3/siu5	sieu3/sieu5
焦白話，乾焦	ta1	ta1	ta1	ta1	ta1	ta1
文讀	tsiau1	tsieu1	tsieu1	tsiu1	tsiu1	tsieu1
樵白話，薪柴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tsha2
文讀，樵夫	tsiau2	tsieu2		tsiu2	tsiu2	tsieu2

「少」有上、去兩讀，上聲表示數量不多，去聲表示年紀輕（年少）。表示數量不多的「少」在閩東語次方言都讀為舌尖塞擦音 ts-，這是閩語白話層的特色。相對地，表示年紀輕的「少」都讀為舌尖擦音 s-，這是相對較晚的讀法。閩清、永泰、福清都有上聲「少」的文讀音，也讀為舌尖擦音，韻母則是相同的。「焦」與「樵」的文白異讀區別更為明顯，白話音是-a，文讀音是-iau/-ieu/-iu 等。由此可以證明*-iau 在原始閩東語中既可以是白話音，也可以是文讀音。

(三) 效攝三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效攝三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iau/-io/-io/-iu

效攝三等宵韻在閩北語次方言的對應包括-iau、-io、-io、-iu等，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21

表八：閩北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一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藻	phiau5		hiu2	phiau5	phio2	phio2
錶	piau1	pio1	piu3	piau1	pio3	pio1
票	phiau6	phio1	hiu5	phiau1	phio6	phio4
苗	miau5	mio2	miu2	miau5	mio2	mio2
秒	miau3	mio3	miu3	miau3	mio3	(miau9)
廟	miau6	mio6	miu6	miau6	mio6	mio7
蕉	tsiau1	tsio1	tsiu1	tɕiau1	tɕio1	tsio1
椒	tsiau1	tsio1	tsiu1	tɕiau1	tɕio1	tsio1
焦乾燥	tiau1	lio9	liu1	diau2	tio5	tio8
小	siau3	sio3	siu3	ɕiau3	ɕio3	ɕio3
笑	siau5	sio5	siu5	ɕiau5	ɕio5	ɕio5
潮	tiau3	lio2	liu2	diau2	tio9	(tiau9)
趙	tiau8	tio5	liu5	diau5	tio6	(tiau4)
招	tsiau1	tsio1	tsiu1	tɕiau1	tɕio1	(tsiau1)
照	tsiau5	tsio5	tsiu5	tɕiau5	tɕio5	tsio5
燒	tshiau1	tshio1	tshiu1	tɕhiau1	tɕhio1	tshio1
少	siau3	sio3	siu3	ɕiau3	ɕio5	ɕio3
橋	kiau5	kio2	jiu6	kiau5	kio2	kio2
轎	kiau6	kio6	kiu6	kiau6	kio6	kio7
邀	iau1	io1	iu1	ʔiau1	io1	(iau1)
腰	iau1	io1	iu1	ʔiau1	io1	io1

²¹ 語料來源如下：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另外參考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建陽根據李如龍：《建陽市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31-468。崇安根據李如龍：《崇安市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69-499。石陂、鎮前、迪口都根據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8年)。

搖	iau5	io2	iu2	?iau5	io2	io2
窯	iau5	io2	iu2	?iau5	io2	io2
舀	iau3	io3	jiu3	?iau3	io3	io3

說明：

- (1) 「藻」(符霄切)在閩北語各次方言都讀為 ph-，只有崇安聲母讀為 h-，是原先雙唇送氣塞音 ph-弱化的表現。建陽的材料另外參看 Norman 的建陽方言語料有「萍」讀為 phio2，本字也是「藻」。²²
- (2) 表示乾燥的「焦」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的聲母及聲調相當分歧，韻母則頗為一致。秋谷裕幸認為就音韻地位上看，閩北語的讀音來自效攝三等平聲宵韻知母或開口四等平聲蕭韻端母。²³別的閩語方言(閩南及閩東)中則相當於效攝開口二等平聲肴韻知母。這兩種說法也許都與「焦」有詞源上的聯繫。我們同意這一判斷，光就韻母而言，表乾燥的「焦」都與「藻笑橋舀」相同，屬於同一音韻層次。
- (3) 「笑」字在以上閩北語中都讀為 s-、ç-或 ʃ-，「燒」字則是普遍地讀為 tsh-或 tçh-，恰好與其他閩語方言(閩南及閩東)相反。比較「笑」：泉州 tshio5、柘榮 tshiau5；「燒」：泉州 sio1、柘榮 siau1。²⁴

根據以上的表現，上述宵韻第一套規則對應在原始閩北語中可以構擬為*-iau。附帶一提，*-iau 在迪口方言自身的演變是-io，表中-iau 的讀音推測是晚近與其他方言接觸造成。

2、效攝三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二：-au

效攝三等宵韻在閩北語的第二套規則對應是-au，可靠的同源詞例為表薪柴的「樵」，也有不少方言保留「貓」，這個形式與效攝二等肴韻同形，我們放入常用詞「骹」(口交切，腳)一併觀察。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²² Jerry Norman,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dissertation, 1969), p.157。

²³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73-274。

²⁴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7-28。

表九：閩北語效攝三等宵韻規則對應二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貓	(me5)	mau2	mau2	mau2	(meu2)	(meu3)
樵薪柴	tshau5	thau2	thau2	tshau5	tshau2	tshau2
骹腳，肴韻	khau1	khau1	khau1	khau1	khau1	khau1

根據以上對應，「貓」及「樵」在原始閩北語中可以構擬為*-au，其中「貓」在建陽、崇安、石陂讀 mau2，反映來自效攝三等的武瀟切。建甌「貓」讀-e 韻母，鎮前和迪口讀為-eu 韻母，則是來自原始閩北語的*-eu，反映的是效攝二等莫交切。類似的情況可以參考閩南語。閩南語中「貓」有 ba2 和 niau1 兩讀，前者來自武瀟切，後者來自莫交切。

3、小結

根據以上的討論，宵韻在現代閩北語中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iau 和*-au，它們在原始閩北語中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表十：原始閩北語宵韻的層次及其擬測

	原始閩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1 白話/文讀	*-iau	漂椒焦笑轎
層次 2	*-au	貓樵

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原始閩北語的*-iau 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

三、效攝四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一) 效攝四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效攝四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io/-ie

效攝四等蕭韻在現代各閩南語次方言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是-io，潮汕方言有變體-ie

或帶鼻化的-ië，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十一：閩南語效攝四等蕭韻規則對應一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釣	tio5	tio5	tio5	tio5	tië5	tiö5
跳徒聊切	tio2	tio2/thio2	tio2	tio2	tië2	
掉徒弔切	tio6	tio5			tie6	tio6
挑	thio1	thio1	thio1	thio1	thie1	thio1
糶	thio5	thio5	thio5	thio5	thie5	thio5
尿	lio6	lio6	dzio6	dzio6	zie5	zio6
叫	kio5	kio5	kio5	kio5	kie5	kio5
覈		khio5	khio5		(khio5)	(khiau5)
藹		gio4	gio6			

說明：

- (1) 「跳」，徒聊切，躍也。從足從兆的「跳」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都保有平聲讀法，聲母為不送氣清音。「跳」在閩南語中一般用來表示彈跳、跳動，也可以表示跳躍這一動作。
- (2) 「掉」，徒弔切，振也搖也。從各次方言的對應來看，潮汕系方言讀陽去調，泉州去聲不分陰陽而讀為去聲，可見確實來自徒弔切。tio5、tio6 在閩南語中的用法是抖動、震動，一般指身體因寒冷或恐懼而發抖，或用於心臟激烈跳動。
- (3) 「糶」，他弔切，賣米也。閩語基本上都保留了「糶」這一語義。與之相對的是「糶」（徒歷切），釋為「市穀米」，也就是買米。在閩南語泉州讀為 tiaʔ8、閩東語柘榮讀為 tiak8，閩北語建甌讀為 tia6，原始閩語為*diak8。²⁵
- (4) 「藹」，《廣韻》無此字，《玉篇》音胡了切，草名。李時珍《本草綱目》已經指出，藹，又稱為藹子、艸攸子、火蔥、菜芝、鴻蒼等，「今人因其根白，呼為藹子，江南人訛為菝（音釣）子」。²⁶藹即藹，韭類，是外形像大蒜的植物，生長初期葉片像細

²⁵ 參閱吳瑞文：〈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297-334。

²⁶ 《本草綱目》相關內容係由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檢索所得，特此說明並致謝。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8>（最後瀏覽日期：2019.05.23）。

蔥，莖端像韭菜；後期根莖鱗片結球像珠蔥。一般醃漬為醬菜。²⁷閩南語稱呼「薤」為 lɔ6 gio6，方言變體有 lɔ6 kio6、lɔ6 giɔ6、lɔ6 dzio6 等等。²⁸從音韻對應上來看，第二音節均符合《玉篇》的胡了切，匣母則是讀為舌根音 k-或 g-，或有顎化為 dz-者。整體而言，我們認為薤在閩南語中早期應當讀為 kio4 或 kio6，這是保留匣母讀 k-的音韻層次；讀為 g-乃是因為 k-介於兩個元音之間而產生的聲母濁化現象，至於 dz-則是更為晚近的變化。

根據以上同源詞的表現，效攝蕭韻第一套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io，這個音韻層次與效攝三等宵韻「藻笑燒橋」等同源詞的表現相同。

2、效攝四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二：-iau/-io

效攝蕭韻在現代閩南語的第二套規則對應是-iau，同源詞例如下：

表十二、閩南語效攝四等蕭韻規則對應二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雕	tiau1	tiau1	tiau1	tiau1	tio1	tiau1
條	tiau2	tiau2	tiau2	tiau2	tio5	tiau2
吊	tiau5	tiau5	tiau5	tiau5	tio5	tiau5
越 <small>他弔切</small>	thiau5	thiau5	thiau5	thiau5	thio5	thiau5
了	liau3	liau3	liau3	liau3	lio3	liau3
料	liau6	liau5	liau6	liau6	lio6	liau6
烏	tsiau3	tsiau3	tsiau3	tsiau3	tsio3	tsiau3
曉	hiau3	hiau3	hiau3	hiau3	hio3	hiau3
枵 <small>飢餓</small>	iau1	iau1	iau1	iau1	io1	iau1

說明：

(1) 「越」，他弔切，越也；另有徒聊切一讀，雀行也。他弔切這一切語是閩南語表示「跳

²⁷ 參看《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最後瀏覽日期：2019.5.23）。

²⁸ 《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落薤」，方言差異請看該詞條所附〈語音差異表〉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最後瀏覽日期：2019.05.23）。

躍」thiau5 或 thio5 這一語詞的本字，一般也寫為「跳」。

- (2) 「曉」，馨晶切，曙也明也慧也知也。閩南語各次方言意思是「知道」或「懂得」，例如臺灣閩南語「伊解曉矣」i1 e6 hiau3 a0（他懂了/他知道了）。
- (3) 閩南語中表示「飢餓」義的 iau1/io1，一般寫成許嬌切的「枵」，屬於效攝宵韻三等曉母平聲字。從聲母來看，曉母讀為影母屬於例外演變；從韻母來看，若認為是宵韻三等字，則-iau 屬於文讀層的韻母。換句話說，聲母與韻母都相當可疑。下文將會看到，就比較閩語的觀點來看，表示「飢餓」的這個詞，在演變行為上與四等字或二等字相同，而與三等字不類，我們認為另有語源，下文將有說明。

根據以上同源詞的表現，效攝蕭韻第一套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iau，這個音韻層次與效攝三等宵韻文讀音「表焦少樵擾邀」等同源詞的表現相同。

3、小結

根據以上的討論，蕭韻在現代閩南語中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io 和*-iau，它們在原始閩南語中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表十三、原始閩南語蕭韻的層次及其擬測

	原始閩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1 白話	*-io	釣跳糶尿竅
層次 2 白話/文讀	*-iau	條趟了鳥曉

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原始閩南語的*-iau 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

(二) 效攝四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效攝四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iau/-ieu/-ieu/-iu

效攝蕭韻在各閩東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一為-iau、-ieu、-ieu (/iu)、-iu 等，與效攝三等宵韻第一套規則對應相同。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十四：閩東語效攝四等蕭韻規則對應一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鈞	tiau5	tieu5	tiu5	tiu5	tiu5	tieu5
越 <small>他弔切</small>	thiau5	thieu5	thiu5	thiu5	thiu5	thieu5
挑	thiau1	thieu1	thieu1	thiu1	thiu1	thieu1
糶	thiau5	thieu5		thiu5	thiu5	thieu5
尿	niau6	nieu6	niu6	niu6	niu6	nieu6
蕭	siau1		sieu1			sieu1
叫	kiau5	kieu5	kiu5	kiu5	kiu5	kieu5
竅	khiau5	khieu5	khiu5	khiu5		khieu5
曉	xiau3	xieu3	xieu3	hiu3	hiu3	hieu3
藹	kiau6					

說明：

- (1) 「曉」，知也。各閩東語次方言用於表示知道、了解。例如閩東柘榮方言「伊解曉了」
i1 ε6 xiau3 lə0（他懂了/他知道了）。
- (2) 「藹」，薤也。馮愛珍所編《福州方言詞典》中收錄了「藹藹」*lieu6 khieu6* 一詞，釋為「藹頭」，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鱗莖，葉子細長，鱗莖可以吃。²⁹根據釋義可知福州話中 *khieu6* 也是胡了切的「藹」無疑，只是聲母讀為送氣的 *kh-*。匣母在閩語中讀為送氣舌根塞音 *kh-* 較為罕見，我們認為送氣成分是福州自身後起的現象，柘榮讀為 *kiau6* 是較為保守的讀法。

根據以上同源詞例，蕭韻在原始閩東語的第一套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 **-iau*。

2、效攝四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二：-*eu*/*-eu*/*-iau*

效攝蕭韻在各閩東語次方言的第二套規則對應為 *-eu*、*-eu*、*-iau* 等，這套規則對應的特點是與同攝二等肴韻同形，底下放入效攝二等肴韻胡茅切的「姣」一起比較。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²⁹ 參閱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92。

表十五：閩東語效攝四等蕭韻規則對應二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雕	teu1	teu1	(tieu1)	teu1		teu1
條	teu2	teu2	teu2	teu2	tiau2	teu2
吊	teu5		teu5	teu5	tiau5	teu5
越 <small>他弔切</small>	theu5		(thiu5)			
了	leu3		(lieu3)	lau3 韻!	lau3 韻!	lau3 韻!
料	leu6	leu6	leu6	leu6	liau6	leu6
鳥	tseu3	tseu3	(tsieu3)	tseu3	(tsiu3)	tseu3
枵 <small>飢餓</small>	eu1		(ieu1)			eu1
姣 <small>胡茅切</small>	xεu2		xεu2	heu2		heu2

根據以上同源詞的規則對應，除了閩清、永泰及福清的「了」讀 lau3 之外，蕭韻在原始閩東語的第二套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εu。寧德方言「雕越鳥」等詞已經被其他音韻層次取代了。

3、小結

根據以上的討論，蕭韻在現代閩東語中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iau 和*-εu，它們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表十六：原始閩東語蕭韻的層次及其擬測

	原始閩東語	同源詞例
層次 1 白話/文讀	*-iau	釣尿窵曉
層次 2 白話	*-εu	雕條料鳥

需要留意的是原始閩東語的*-iau 也是蕭韻的文讀音，換言之*-iau 韻母也是兼具文讀與白話的性質。

底下說明若干同源詞的讀音。首先是「鳥」。「鳥」在各閩東語次方言有以下的文白異讀：

表十七：閩東語鳥的文白異讀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鳥白話音	tseu3	tseu3	tsieü3	tseu3	tsiu3	tseu3
鳥文讀音	niau3	neu3	niëü3	neu3	niu3	neu3

從讀音上來看，柘榮、壽寧、閩清及福清的「鳥」來自*tseu3，寧德及永泰的「鳥」來自*tsiau3，也就是分別用了不同音韻層次的讀音。文讀音的表現相當有意思，多數閩東方言只有聲母讀為 n-，韻母則都是相應的白話音，也就是聲母用了文讀音，韻母用了白話音。柘榮則是聲母與韻母分別屬於不同的音韻層次。

其次，上面看到表示完結、虧空的「了」在閩清、永泰及福清都讀為不帶介音的 lau3，此外福清還有「料」讀為 lau6。從原始閩東語的觀點來看，我們推測讀為-au 韻母的「了」和「料」應當來自更早的*liau3/6，可能在這些方言中很早就丟失了介音-i-，這個演變與流音聲母 l-有關：

*iau > au / l _

*iau > iau / 其他聲母 _

在其他聲母環境下，*iau 演變為-eu 或-eü。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原始閩東語的韻母*-iau 演變到柘榮方言最具有規律性。總而言之，閩東南片方言「了」、「料」讀為-au 的念法是*-iau 的一種條件變體，我們不將之獨立為一個音韻層次。

這裡附帶討論一個同源詞，那就是閩語中表示「飢餓」的語源。從語源上來看，閩語表示「飢餓」的語詞至少有兩個，一個是「饑」(居依切)，主要分布於閩北語次方言(如建甌 kye1)及閩東北片(如周寧 kui1)。另一個是零聲母，這類主要分布於閩南語(如臺灣 iau1)及閩東南片(福清 eu1)。³⁰這裡我們討論 iau1/eu1 這個成分的來源。iau1 或有寫為「枵」，許嬌切，效攝三等宵韻曉母平聲字。³¹從反切來看，曉母在閩語中讀為零聲母是例外，韻母讀為 iau 在閩南語固然符合三等宵韻的文讀音，但在閩東語中讀為 eu 韻母也是宵韻的例外。基於上述聲母及韻母的情況，我們認為「枵」只是意義相符的訓讀寫法，並非正確的本字(etymon)。閩東語的-eu 和閩南語的-iau 都是二四等同形的讀音，這啟發我們從這些等第中去找出可能的語源。我們認為，閩語中表示「飢餓」的*iau1(原始閩南語)或*eu1(原始閩東語)，其語源是「窶」。根據《說文解字》，「窶」的釋義如下：

³⁰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83。

³¹ 例如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179。還有董忠司總編纂：《台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頁 494。

窅，深目也，從穴中目。[段注]烏皎切

[段注]窅，深目貌，貌字依玉篇正。《靈樞經》：按其腹，窅而不起。《漢禮樂志》：窅窅桂華。蘇林曰：窅音窅肤之窅。按窅肤即今坳突字。玄應云《倉頡篇》作窅突，上烏交切，墊下也；下徒結切，突也。葛洪《字苑》上作凹，陷也；下作凸，起也。窅突凹凸許皆不收，然則許用窅肤也。³²

根據上文可知，「窅」至少有兩個切語，一是烏皎切（效攝蕭韻四等影母），一是烏交切（效攝肴韻二等影母）。在語義上值得注意的是，「窅」從「深目貌」這個專門義，發展出指涉身體其他部位的「凹下」義，進而衍生出與「突」（「凸」）相對的「墊下」、「凹陷」義。就閩語而言，以凹下義的「窅」指「飢餓」，取義於久未進食果腹，肚子遂「窅」而不起，是相當合理的語義延伸。在語音上，原始閩語承繼的是「窅」平聲烏交切一讀，影母讀為零聲母，韻母為二四等同形的音韻層次，聲調為平聲，聲、韻、調完全符合既有的規則對應。

4、效攝四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效攝四等蕭韻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的對應較為簡單，語音形式包括-iau、-io、-iu、-io等韻母。從Norman早期的擬測來看，閩北方言的蕭韻基本上只有一套規則對應，並且這套對應與三等宵韻讀音相同。³³倘若擴大比較的同源詞，則可以發現一些對應上參差的情況。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十八：閩北語效攝四等蕭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雕	tiau6	tiɔ1	tiu1	tiau1	tio1	tiɔ1
鈞	tiau5	tiɔ5	tiu5	tiau5	tio5	tiɔ5
吊	tiau5	tiɔ5	tiu5	tiau5	tio5	tiɔ5

³² 參閱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32。

³³ 參閱Jerry Norman,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dissertation, 1969)。以及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pp.35-73.

跳徒聊切	tiau2	liɔ9			tio2	tio9
越他弔切	thiau5	hiɔ1	hiu5	thiau6	tio6	
調平聲	tiau5	tio2	tiu2	diau2	tio6	tio9
調去聲	tiau6		tiu6	diau6	tio6	
糶	thiau5		hiu5	thiau5	thio5	thio5
條	thiau2	tio2	tiu2	tiau5	tio2	tio2
鳥		niɔ3	ŋiu3	niau3	tseu3 韻!	tseu3 韻!
尿	niau6	niɔ6	ŋiu6	niau6	niɔ6	niɔ6
了	lau8 韻!	liɔ3	liu3	lau5 韻!	lau5 韻!	lau8 韻!
料	liau6	liɔ6	liu6	liau6	lio6	liɔ6
蕭		siɔ1	siu1	ɕiau1	ɦio1	ɦiau1 韻!
叫	kiau7	kiɔ5		giau6 調!	kau5 韻!	kiau4 韻!
竅		khio5	khiu5	khiau5		
曉	xiau3	xio3	xiu5	xiau3		ho3 韻!
藹	kiau6			kiau1	kiɔ6	kiɔ4

整體而言，蕭韻在現代閩北語次方言中的對應相對單純。若干同源詞韻母讀音上的參差說明如下：

- (1) 關於都了切的「鳥」，在閩北語中可以分為鼻音聲母以及舌尖塞擦音聲母兩類，其中讀為 n-/ŋ-聲母的，可推測是屬於晚近的讀法。至於鎮前、迪口的 tseu3，秋谷裕幸指出讀為 eu 的效攝四等字只有「鳥」，不能排除是來自沿海閩語區的借詞這一可能性。³⁴換言之，閩北語讀為 ts-聲母的「鳥」是零星移借進來的語詞，我們不視為一個獨立的音韻層次。
- (2) 盧鳥切的「了」在各閩北語次方言中都是多音字，一字多音的成因與「了」這個詞的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演變有關。以閩北建甌方言中的「了」為例，「了」讀為 lau8，可以做動詞使用，表示「完結」，例如：lau8 掉一件事（了了一件事）。lau8 也可以放在動詞後來表示動作的完成，例如：齏 lau8 飯行（吃了飯走）。另外「了」還可以讀為 lo8，用作句末助詞，表示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某種情況，也表示想法、

³⁴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77。

行動等發生了變化，例如：落雨 lɔ8（下雨了）、佢病三工 lɔ8（他病了三天了）。³⁵「了」有 lau8 和 lɔ8 兩讀，與其語法化的程度相關：作為完結義動詞及完成貌詞尾讀為 lau8，作為表新情況的句末助詞則讀為 lɔ8，從語義內涵來看，句末助詞比動詞與動詞詞尾的語法化程度更深，因此語音形式更趨簡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聲調，「了」字在建甌讀為陽入，比較建甌方言「厚」ke8、「罪」tso8、「淡」taŋ8（以上全濁上聲字）及次濁上「嶺」liaŋ8、「兩」niɔŋ8、「網」mɔŋ8（以上次濁上聲字）等同源詞，「了」讀為 lau8 或 lɔ8 符合濁上的規則對應。從比較音韻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建甌方言的「了」最初是 *liau4，之後脫落介音 -i- 成分而讀為 *lau4，接著聲調從陽上演變為陽入調 lau8，在這一語音基礎上，「了」逐漸發展出完成貌詞尾及句末助詞的用法，而在句末助詞時語音弱化為 lɔ8。「了」在石陂、鎮前讀陰去調，在迪口讀陽入調，也分別符合這些閩北方言濁上字的規則讀法，聲調並非例外。秋谷裕幸對於石陂、鎮前、迪口等方言「了」的用法及讀音也有說明，³⁶可以參看。

- (3) 石陂的「叫」讀為 giau6，聲母、韻母都符合石陂的演變規則，但聲調讀為陽去相當費解。秋谷裕幸標明這是「讀字」，³⁷可能是晚近讀音折合的結果，聲調因而不規則。鎮前的「叫」讀 kau5，意思是「吠」，語義上相關，但從規則對應上來看，蕭韻除了「了」與「叫」之外，沒有更多讀為 -au 的同源詞，「了」又有語音脫落的情況。整體而言，「叫」也可能發生了介音脫落的變化（*kiau5 > kau5），與「了」類似，但這一變化較為零星，並不及於鎮前多數的蕭韻字，本文不將之分析為一個獨立的音韻層次。迪口方言「蕭」與「叫」的韻母都讀 -iau，可能也是晚近外來的讀音。

- (4) 迪口的「曉」讀為 ho3，從迪口內部規則對應以及與其他閩北方言的比較，我們推測更早的形式是 *hiɔ3，今讀是介音脫落的結果。

根據各閩北語次方言的比較，效攝四等蕭韻在原始閩北語可以構擬為 *-iau。

四、原始閩語中效攝細音字的擬測及其時代

本節根據以上二、三兩節的研究成果，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原始閩語中效攝細音

³⁵ 參閱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頁 144 及頁 97。

³⁶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355-356。

³⁷ 參閱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109。

字的擬測；第二、從漢語音韻史及詞彙史的線索，同時觀察音韻演變的情況，推測這些不同音韻層次可能的時代。

(一) 原始閩語中效攝細音字的擬測

根據上文的討論，效攝細音字在各閩語次方言中分別有兩個屬於白話音的音韻層次，根據各原始次方言的表現，可以向上構擬出原始閩語的讀音。請看下表：

表十九：原始閩語及其次方言效攝細音字的層次和擬測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同源詞例
宵韻層次 I	*-a	*-a	*-au	*-au	貓焦礁樵
宵韻層次 II	*-io	*-iau	*-iau	*-iau	藻少笑橋
蕭韻層次 I	*-io	*-iau	*-iau	*-iau	釣糶尿叫
蕭韻層次 II	*-iau	*-ɛu	*-iau	*-iau	條吊鳥料

本文在 Norman 既有的基礎上提出若干新的發現，從而在具體音值上有所調整。整體而言，效攝宵、蕭兩韻分別有兩個音韻層次，可擬測出三種原始韻母。說明如下：

第一、Norman 將效攝二等肴韻「膠餃炒教」擬測為*-au，其中沒有效攝三等同源詞。我們則發現，效攝三等宵韻「貓焦礁樵」等都與二等肴韻有相同的音韻表現，因此原始閩語中的*-au 韻母也有效攝三等的來源。換句話說，原始閩語的*-au 是效攝二、三等同形的韻母。另外須留意每個原始次方言保存的同源詞數量頗不相同，如原始閩南語保留五個（貓焦礁樵擾），原始閩東語保留四個（貓焦礁樵），原始閩北語則只保留兩個（貓樵）。

第二、Norman 的構擬中將「椒藻少笑」等同源詞擬測為*-iau，其中沒有效攝四等同源詞。我們的另一個發現是效攝四等蕭韻「釣糶尿叫」等都與三等宵韻有相同的音韻表現，換言之「椒藻少笑吊糶尿叫」可以構擬為同一個原始形式。在具體音值的擬測上，本文將*-iau 改擬為*iau，主要元音是偏後的-a。這一修改的主要根據是原始閩南語的*-io。閩東語有將「橋」讀為 kyo₂（閩清、永泰、福清）或 ky₂（寧德）的，我們認為這個讀音來自原始閩語的*kiau₂（< *giau₂），韻母的合口性質是主要元音-a 的痕跡。換句話說，就演變的觀點來看，kyo₂ 或 ky₂ 是*iau > iau 這一音變的殘餘。³⁸

³⁸ 王育德認為福州話 kyo₂ 這類讀音借自閩南方言。參閱王育德著，何欣泰譯：《閩音系研究》（臺北：

第三、Norman 將「雕條鳥」擬測為*-eu，本文根據原始閩南語及原始閩北語的表現改擬為*-iau。原始閩語的*-iau 除了效攝四等的來源之外，另有效攝二等的同源詞（貓爪抄姣），也就是效攝二四等同形，且均帶有介音-i-。³⁹本文修改擬音，主要考量到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北語均為*-iau，只有原始閩東語讀為*-ɛu，若主張原來是*-eu 或*-ɛu，那就必須認為閩南和閩北分化後各自增生了介音-i-，在解釋上較為迂曲。相反地，構擬為*-iau，從而主張原始閩東語簡化為*-ɛu，其他兩個原始次方言保留祖語原貌，音變相當合理，解釋也很簡易。⁴⁰附帶一提，宵韻層次 I 在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都是*-a，只有原始閩北語是*-au，我們卻將原始閩語構擬為*-au，是否與上述*-iau 的討論矛盾呢？其實不然。從原始閩語的觀點來看，*-au 演變為次方言的*-a 是韻尾失落，也就是韻母的簡化（simplification），簡化在方言分化後平行發生的機率較高。相對地，音節結構中語音成分的增生（epenthesis）往往需要條件，也較不容易平行地發生。

（二）原始閩語效攝細音字的時代

在原始閩語中，效攝宵蕭兩韻分別有兩個音韻層次，本節嘗試探討這兩個音韻層次可能的時代。探討方言層次的時代，我們運用兩種觀察尺度：一是漢語音韻史的線索，二是漢語詞彙史的線索。

漢語音韻史自上古音到《切韻》音系的發展已經有相對充分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我們探討方言音韻層次的參照點。從漢語音韻史的歷時發展而言，中古效攝三等宵韻全部來自上古宵部，四等蕭韻在上古則有兩個來源：幽部四等（雕鳥叫）及宵部四

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31。然而閩東、閩南兩個語言於分化後何時接觸，又是在甚麼時候借入這個詞，文中沒有具體說明。考慮到寧德讀為ky2，與閩南語kio2實在相差甚遠。職是之故，本文仍以內部音變來解釋。

³⁹ 參考閩南語效攝二等肴韻讀*-iau 的同源詞：貓 niaul、抄 tshiaul、巧 khiau3、姣 hiau2。詳情參閱吳瑞文：〈論效攝洪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頁343-379。

⁴⁰ 在Norman 原先的系統中，元音[e]的分布為：單元音*-e、複合元音*-eu、*-ie、*-ye、輔音韻尾*-em/*-ep 和*-en/*-ek。相較於其他主要元音如[i]、[ə]、[a]等，分布頗受限制。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單元音*-e 可以取消，參閱吳瑞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聲韻論叢》第19輯（2017年5月），頁63-112。*-em/*-ep 可以改擬為*-iam/*-iap，參閱吳瑞文：〈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第3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91-161。*-en/*-ek 只有雙唇音聲母同源詞（崩北墨），可以改擬為*-ən/*-ək，參閱吳瑞文：〈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洪波主編《梅祖麟先生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483-519。整體而言，本文把*-eu 改為*-iau 是平行的修正，更能完整呈現原始閩語的系統性。

等（跳釣竅）。根據丁邦新及何大安的研究，⁴¹從上古幽宵兩部三四等到《切韻》時期宵蕭兩韻的演變如下：⁴²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切韻
宵 jagw	jagw	jagw	jau	jau	jau	jau	jäu 喬表笑
宵 iagw	iagw	iagw	iau	iau	iau	iau	ieu 遼窈
幽 iəgw	io gw	io gw					條鳥

根據上表，從上古到魏晉之前，幽宵兩部細音字仍有主要元音 o : a 的差異，到了魏晉之後，宵部三等演變為宵韻**-jau*，宵部四等與幽部四等則組成蕭韻**-iau*。

從原始閩語的同源詞來觀察，中古蕭韻是上古不同韻部合併後的結果，那麼原始閩語中的蕭韻同源詞是否可以看出上古宵部四等與幽部四等的分別呢？重點在於：原始閩語中的蕭韻音韻層次，是否有獨立的幽部四等或宵部四等？底下列表觀察：

表二十：上古幽宵兩部四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讀音

	幽部四等* <i>-iəgw</i>				宵部四等* <i>-iagw</i>			
	鳥	條	蕭	叫	釣	吊	料	竅
原始閩南語	*tsiau3	*tiau2	*sio1	*kio5	*tio5	*tiau5	*liau6	*khio5
原始閩東語	*tseu3	*teu2	*siau1	*kiau5	*tiau5	*teu5	*leu6	*khiau5
原始閩北語		*tiau2	*siau1	*kiau5	*tiau5	*tiau5	*liau6	*khiau5
原始閩語	*tsiau3	*diau2	*siau1	*kiau5	*tiau5	*tiau5	*liau5	*khiau5

根據上表，來自幽部四等的「鳥條蕭叫」等同源詞在原始閩語中有**-iau* 和**-iau* 兩種形式；同樣的，「糶吊料竅」等宵部四等字也可以擬測出兩種形式。這個線索說明，原始閩語的**-iau* 與**-iau* 分別是幽宵兩部合併後的形式，換言之，我們無法將任何一個韻母歸

⁴¹ Pang-hsin Ting,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5)。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年）。

⁴² 宵韻有重紐問題，如「標遙」等依李方桂的系統，從上古到東漢都是**-jiagw*，參閱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至於魏晉之後的讀音，丁邦新擬為**-jiau*，何大安擬為**-jiau*。從原始閩語的觀點則看不出中古重紐的差異，下表從略。

結為上古某個單一韻部的演變。這個現象可以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原始閩語的蕭韻字都是來自魏晉之後；二是原始閩語的蕭韻字也有來自魏晉之前的層次，只是這個層次也發生了幽宵兩部四等字的合併。問題在於那一個解釋比較可能？

判斷音韻層次之間彼此先後的方式，主要仰賴我們對漢語音韻史、漢語詞彙史及漢語語法史等相關知識的認識。以這裡討論的蕭韻而言，不容易單單從漢語音韻史一個尺度來評估。底下我們嘗試從詞彙的觀點提出一些觀察，我們擇取的詞彙是他弔切的「糶」，與之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徒歷切的「糶」。根據《說文》，它們的釋義如下：

糶，出穀也。從出，從糶。糶亦聲。⁴³

糶，市穀也。從入，從糶。⁴⁴

從語義上看，「糶」是賣米（賣出），「糶」是買米（買入），恰好是交易行為上相對的兩方。梅祖麟曾指出「糶糶」這一組詞是上古「去聲別義」使「內向動詞變外向動詞」的例證，⁴⁵也就是：

糶徒歷切 *diakw > diek（中古錫韻）

糶他弔切 *thiagws⁴⁶ > thieu（中古蕭韻）

以上這一對同源詞都有相當早期的書證：⁴⁷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康，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韓非子·第三十一篇·內儲說下》）

冬，晉荐饑，使乞糶于秦。（《左傳·僖公十三年》）

「糶之」是指賣黍種，「乞糶于秦」是指向秦國請求購買糧食。這一組構詞上彼此交替的同源詞，在原始閩語中的表現如下：

糶 原始閩語*diak8

原始閩南語*tiaʔ8、原始閩東語*tiak8、原始閩北語*tia8⁴⁸

⁴³ 參閱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36。

⁴⁴ 參閱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26。

⁴⁵ 參閱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29。

⁴⁶ 梅祖麟原作*thiagwh，本文將-h 改為-s，視為-s 詞尾的構詞手段。

⁴⁷ 以下資料均由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文獻語料庫研究室資訊所詞庫小組及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之《古漢語文獻語料庫》檢索而得，特此說明並致謝。<http://hanji.sinica.edu.tw/>（最後瀏覽日期：2019.05.23）。

⁴⁸ 參閱吳瑞文：〈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頁 297-334。然而該文以「糶」之上古

糶 原始閩語*thiau5

原始閩南語*thio5、原始閩東語*thiau5、原始閩北語*thiau5

換言之，原始閩語完整保留「糶」與「糶」這一套同源詞的讀音，在語音上都是低元音，保留早期宵部的元音特徵。因此我們認為蕭韻讀*-iau 這一音韻層次在時代上早於*-iau。另外，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糶」在可以區別兩種音韻層次的原始閩南語中不讀為*thiau5，在原始閩東語中不讀為*theu5，顯示這個詞語不僅語義存古，語音也相對保守。

此外，若干聲母的特殊演變也可以提供層次判斷的線索。梅祖麟曾經探討過梁代扶南三藏僧伽婆羅所譯《孔雀王咒經》中的「吳音」，指出東晉南朝的吳語有「匣母」讀 g- 的現象，例如以「寒那里」轉寫梵文 Gandhāra (健馱邏國)。⁴⁹其中特別標注「寒」為吳音，用以對譯 gan 這一音節，這個證據顯示當時東晉南朝的吳語保留了兩漢時代讀為 g- 的匣母。從上古音的觀點來看，李方桂 (1980)⁵⁰將匣母的上古來源擬測為*g-，分布於一二四等，在中古時期演變為*ɣ-。現代各閩語次方言中稱呼薤(韭類，似大蒜的可食植物)為「藟」，是匣母四等字，上古音可以擬測為*giagwh，它的演變情況如下：

藟 原始閩語*giou4

原始閩南語*kio4~*gio4、原始閩東語*kiau6、原始閩北語*kiau4

總而言之，根據「糶糶」具備音韻交替同源詞以及匣母「藟」讀為舌根音 k- 這兩方面的線索綜合起來，我們認為效攝四等蕭韻的層次 I *-iau 在時代上早於層次 II *-iau。⁵¹

接著討論效攝三等宵韻*-au 與*-iau 的相對關係。何大安指出，閩語有一四等不分、二三等不分的特點，⁵²這些特點顯示出古漢語的介音成份在閩語之中作用甚微。相較之下，書面漢語由上古到中古這一階段，介音成分的作用非常活躍，往往是啟動變化的關鍵。上

音為*dik8，也就是佳部入聲字，顯然有誤應該改正。

⁴⁹ 參閱梅祖麟：〈試釋《顏氏家訓》裡的「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兼論現代閩語的來源〉，《語言暨語言學》第16卷第2期(2015年1月)，頁127-128。

⁵⁰ 參閱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18。

⁵¹ 利用早先同屬一類的成分(聲母、韻母或聲調)在現代方言對應上的不一致來分析出不同層次，是層次語言學的基本方法。比方匣母在閩語中有 k-、h- 及 ɸ- (零聲母) 等對應，這個現象本身說明匣母在閩語中有不同音韻層次。但在實際操作，某一類對應(例如匣母讀 k-) 是否就可以直接歸於某一個既定的音韻層次(上古)呢？事實上未必盡然。對於匣母異讀在層次分析上的檢討與思考可參看楊秀芳：〈論文白異讀〉，頁81-105、何大安：〈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作者刊印，臺北：文盛彩藝印刷，2009年)，頁175-184 以及吳瑞文：〈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頁91-161。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藟」字形晚出，是否適合作為旁證？我們的看法是早期文獻不見載，未必口語中就不使用，也就是「說有易，說無難」。字形晚出不必然等同音韻上時代較晚，仍然應該參酌語言現象來判斷。

⁵² 參閱何大安：〈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作者刊印，臺北：文盛彩藝印刷，2009年)，頁236。

述觀察對於層次分析極富啟發性。從閩語內部來看，效攝二、三等均讀為*-au（例如骹 *kha1 和樵 *dzau2），顯示上古二等介音*-r-及上古三等介音*-j-在閩語最早的音韻層次中丟失，也就是：

R1 *-r- > -ø-

R2 *-j- > -ø-

由於介音*-r-、*-j-都失落，因此對主要元音不起作用。⁵³以原始閩語中的「骹」*kha1 以及「樵」*tshau2 為例，這兩個同源詞從上古音到原始閩語的演變如下：

骹 上古音 *khragw > *khagw > 原始閩語 *kha1

- *kha1 (原始閩南)
- *kha1 (原始閩東)
- *kha1 (原始閩北)

樵 上古音 *dzjagw > *dzagw > 原始閩語 *tshau2

- *tsha2 (原始閩南)
- *tsha2 (原始閩東)
- *tshau2 (原始閩北)

「骹」經歷了 R1 的演變，「樵」經歷了 R2 的演變，這使得二等與三等在原始閩語中的韻母形式相同。另外，原始閩語中表示「乾燥」的「焦」，在原始閩語中的演變相當值得留意：

焦 上古音 *tsjagw > *tsagw > 原始閩語 *tau1

秋谷裕幸（2008：273）提到，閩北語中的「乾燥」一詞可擬測為 *tieu 平聲（三等宵韻知母）或 *teu 平聲（四等宵韻端母）。其他閩語方言的「乾燥」，其音韻地位相當於二等肴韻知母，可擬測為 *tau 平聲。他進一步認為，以上兩種說法也許都與「焦」（*tsieu 平聲）有詞源上的聯繫。我們同意秋谷對「焦」語源的判斷。至於聲母，目前只好假定舌尖塞擦

⁵³ 有關上古三等介音*-j-丟失的具體例證，宕攝陽韻可參看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梗攝清韻可參看吳瑞文：〈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頁297-334。

音*ts-在某種條件下例外地讀為*t-。⁵⁴

相對的，從上古到中古階段，介音作用相當活躍，從而使中古同一韻攝不同等第具備不同的主要元音。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測，效攝三等*-iau 這一韻母在時間層次上晚於*-au。理由是從規律運作的角度來看，若*-j-介音丟失這個現象在*-iau (< *-jau) 傳入之後才發生，則我們將難以理解為何某些三等介音*-j-要丟失，而某些三等介音不丟失。

另外，上文提到效攝四等*-iau 是較*-iau 晚的形式，請留意這個形式與二等肴韻（貓抄巧姣）同形。這類二四等同形的韻母，從語音形式上看，都帶有介音*-i-，其中原始閩語二等的*-i-是上古二等介音*-r-弱化之後的痕跡，四等的*-i-則是元音性的介音-i-在原始閩語中的痕跡。也就是：

R3 *-r- > -i-

R4 *-i- > -i-

以上 R1 與 R3 兩條規律都與上古介音*-r-有關，R1 是原始閩語中最早的音韻層次運作的規則，R3 則是相對較晚的規則。換言之，同一韻攝不同等第韻母同形這個現象，基於音變規律的發生及其運作，可以從中尋繹出存在的邏輯次序，從而協助我們判斷層次音讀的先後。歸納而言，我們認為宵韻的層次 I *-au 早於層次 II *-iau。⁵⁵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效攝三四等宵蕭兩韻在原始閩語中的三個形式可以離析為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

⁵⁴ 我們曾經考慮原始閩語是否曾受到南亞語底層「乾」*trawB 影響，「焦」之所以讀為*tau1，乃是上古漢語*tsagw 與原始越芒語*trawB 的混血形式 (hybrid form)。但這仍不易解釋原始閩語的「礁」也讀*tau1，只好存而不論。

⁵⁵ 應當了解到，層次分析及其斷代這類課題在具體研究時往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簡言之也就是理論上的多種可能性。以效攝二四等同形而言，杜佳倫認為這是晉代北方層表現，基本主張是二等介音*-r-與四等介音*-i-對於元音的影響較為相近，而與三等介音*-j-截然有別。參看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及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30-137以及頁333-341。從現象上看，我們得到與杜佳倫完全相同的觀察。在解釋上，我們則是將原始閩語中效攝二四等同形的韻母擬測為*-iau，進而得出*-r- > -i-這條規則，這項規則不僅有實際的語言證據支持，從音理上也容易解釋。至於地域來源，我們認為要從歷史文獻資料推斷南北方言，除去《顏氏家訓·音辭篇》所明確指出的現象外，僅觀察韻書小註合用與否來進行推論，可能有資料的限制及方法的疑慮，我們暫時保留。

表二十一：原始閩語中效攝三四等韻的時間層次

	秦漢層（層次 I）	六朝江東方言層（層次 II）
宵韻	*-au	*-iau
蕭韻	*-iau ⁵⁶	*-iau

由上表可知，中古效攝三四等同源詞在原始閩語中有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一個來自秦漢，一個來自六朝。進一步來看，原始閩語秦漢層效攝三四等的區別是三等沒有介音，四等有介音，同時主要元音有別：三等為前元音[a]，四等為後元音[a]的區別；至於來自六朝江東方言層的讀音，其三四等均有介音，最主要差異是主要元音：三等是後元音[a]，四等是前元音[a]。⁵⁷

建立以上效攝三四等的層次對應之後，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深思。⁵⁸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以*-iau 為原始閩語中層次較晚的白讀，其中有同源詞「少」，沿海的原始閩南語讀 *tsio3，原始閩東語為 *tsiau3；內陸的原始閩北語讀 *siau3，我們分析為第二層。但從聲母而言，沿海閩語讀為 ts-顯示來歷十分古老，類似的語詞還有「水」、「叔」、「守」及「笑」等。對此秋谷裕幸、野原將揮認為這類讀為 ts-聲母的書母字可能與上古的*ST-複聲母密切相關。⁵⁹我們在此提出另一種可能。上文提到閩南語的「笑」有白話音 tshio5，文讀音 siau5 及混血音 tshiau5 三類，這說明固有底層對於晚近傳入的讀音也會產生影響進而有所變造。以「笑」這例證來看，我們恐怕不能排除「少」在韻母上屬於第二層，但聲母受到最早固有底層影響這個可能。⁶⁰

第二個問題是詞彙的口語性質問題。以蕭韻為例，屬於秦漢層的*-iau「蕭叫竅曉」等字不一定是口語詞或固有詞；而屬於六朝層的*-iau 有「鳥條吊料」等字，則均為口語

⁵⁶ 我們曾探討閩語四等韻的三個層次，結論是蕭韻*-eu 來自上古層。參閱吳瑞文：〈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頁 133-162。上述結論主要根據 Norman 既有的擬測，不論是擬音或時代皆以本文為準。

⁵⁷ 原始閩語中六朝江東方言層的三四等之別，有好些個韻攝都體現為主要元音偏後與偏前的差異，不唯效攝細音如此。例如山攝開口細音的區別是仙*-ian：先*-ian，參閱吳瑞文：〈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第 6 卷第 1 期（2012 年 6 月），頁 177-238。咸攝細音的區別是鹽*-iam：添*-iam，參閱吳瑞文：〈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頁 91-161。

⁵⁸ 這兩個問題都是審查人提出來的，用意是提醒我們找出層次之後如何判斷時代先後，儘管我們的意見與審查人不同，但對於邏輯思辨相當有建設性。

⁵⁹ 參閱秋谷裕幸、野原將揮：〈也談來自上古*ST 的書母字〉，《中國語文》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340-350。

⁶⁰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中古心、書母這類擦音字在現代閩語中讀為 ts-或 tsh-，乃是受了非漢語底層的影響使然，也就是語言接觸的產物，參閱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及相關音變探討〉，頁 476-478。換言之，沿海閩語書母字讀 ts-/tsh-也存在不同解釋的可能性，上古音只是其一。

字，在諸閩語方言中的對應也相對穩定。蕭韻*-iau 屬於秦漢層次的結論與上述情況是否存在矛盾？利用口語程度來判斷音韻層次，不免有仁智互見的情況，更可能被誤導。以最單純的文讀白話二分來說，儘管可以藉由語用場域來區別，但由於兩種形式在實際使用中交涉甚深，很多時候也並不容易分辨。楊秀芳曾以江攝「講」字為例，指出「講話」kɔŋ³ ue⁶ 一般出現於口語交談；又有「演講」ian³ kaŋ³ 這類文讀詞彙中把「講」讀為 kaŋ³。⁶¹ 若是只拿「講話」及「演講」這兩個詞彙來分析，很自然會得出 kɔŋ³ 屬於白話音，kaŋ³ 屬於文讀音的結論。然而進一步細察江攝「窗」文讀 tshɔŋ¹，白話 thaŋ¹；「雙」文讀 sɔŋ¹，白話 saŋ¹ 的現象；加上考察通、江、宕三攝在不同時代呈顯出的歷史關係，則通攝字當以-aŋ 為白話音，-ɔŋ 為文讀音。楊秀芳的觀察是「（「講話」、「演講」）這種用法上的習慣，顯然不足以作為我們區分白話文讀層的根據」，⁶² 這個判斷相當重要。以用法習慣或口語程度來判斷文白兩讀相當分明的「講」，仍不免落入誤判的陷阱。那麼只以「口語程度」來判斷白話音中的兩個層次，恐怕更不容易獲致可靠的結論，甚至可能被誤導。基於以上考量，本文對於蕭韻白話音早晚兩層的判斷方式，仍然利用早期詞彙中呈現的構詞交替（四聲別義）以及早期聲母存古（匣母讀 k-）等線索，提出綜合性的推斷。

五、結論

本文在 Norman 既有的原始閩語韻母構擬這一基礎上，擴大材料並增加同源詞來檢討效攝細音宵蕭兩韻的音韻層次。本文獲得的結論如下：

第一、效攝三等宵韻在原始閩語中有兩個音韻層次，層次 I 可以構擬為*-au（貓焦樵擾），層次 II 可以構擬為*-iau（椒少笑橋）。其中層次 I 是本文的發現，不見於 Norman 的韻母系統。

第二、效攝四等蕭韻在原始閩語中也有兩個層次，層次 I 可以構擬為*-iau（糶釣尿叫），層次 II 可以構擬為*-iau（條釣鳥曉）。其中層次 II Norman 構擬為*-eu，我們則根據既有的方言證據改為*-iau。另外，蕭韻層次 I 與宵韻層次 II 有相同的音韻形式：*-iau。

第三、關於音韻層次的相對年代，本文利用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兩方面的觀察，

⁶¹ 參閱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頁104-106。

⁶² 參閱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頁104。

指出原始閩語宵韻的*-au 與蕭韻*-iau 屬於最早的音韻層次。⁶³相對地，宵韻的*-iau 與蕭韻的*-iau 屬於相對較晚的層次。另外，依照介音的演變，我們也可以從音變本身來說明層次之間的相對關係。舉例來說，宵韻的*-au 是二三等合流的韻母，在這個層次中發生了三等介音*-j-、二等介音*-r-失落的演變。這類介音的失落乃是原始閩語中秦漢音韻層次所產生的變化，時代最早。與之相反，*-iau 這個韻母是四等蕭韻與二等肴韻同形的韻母，同源詞例包括「貓抄巧窰」。這是由於該音韻層次發生了二等介音*-r-弱化為元音性介音*-i-的演變，從而與四等同形。基於上述介音或失落或弱化這一演變上的差異，我們推斷保有介音的這個音韻層次，來自介音活躍的魏晉六朝時期南方江東方言。

第四、原始閩語效攝細音的同源詞顯示，中古時期江東方言的宵蕭之別為宵*-iau：蕭*-iau，其區別體現為主要元音音值的差異。另一方面，六朝江東方言的四等蕭韻帶有元音性介音*-i-。

關於中古音系四等韻有無-i-介音的問題，目前在學界中仍然沒有共識，最新的討論可以參看丁邦新。⁶⁴值得注意的是，從擬測原始方言的角度來看，中古四等韻同源詞仍然以擬測為帶有-i-介音者為眾。底下列出原始客語、⁶⁵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⁶⁶共同贛語、⁶⁷共同中部湘語⁶⁸以及原始黃孝方言（這是通行於湖北地區的一種早期官話方言）⁶⁹共五種原始漢語方言的效攝四等同源詞擬音供參考：

⁶³ 本文在前言提到，建立原始閩語與漢語音韻史的關係，是本文的任務之一。漢語音韻史方面參考李方桂的古音擬測，理由是該書明確地建立了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變。同時，又有丁邦新於魏晉韻部、何大安於南北朝韻部的研究。這些研究為漢語音韻史建立良好歷時發展的基礎，以此來詮釋原始閩語（一種早期漢語方言）的音變，自然可望得出本文 R1 到 R4 這樣簡易的規則。再者，倘若使用其他古音系統，是否能有類似效果？我們不得而知，但捨既有良好基礎而去試探未知的道路，並非本文工作目標。我們認為，構擬原始方言不但有助於理解用方塊字記錄的文獻，也將可望更全面地揭露古代漢語各地方的面貌。

⁶⁴ 參閱丁邦新：〈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 89-99。

⁶⁵ Kevin A. O'Conner, "Proto Hakka,"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1(1976), pp.1-64.

⁶⁶ 秋谷裕幸：《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2003年）。

⁶⁷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5).

⁶⁸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⁶⁹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5).

表二十二：五種原始漢語方言的效攝四等同源詞

	挑	尿	叫	曉
原始客語	*thiau2 條	*niau6	*kiaŋ5	*hiaŋ3
原始吳語處衢方言	*diəu2 條	*liəu6 料	*ʔiəu5	*kiəu1 澆
共同贛語	*thiau1	*niau6	*kiaŋ5	*hiaŋ3
共同中部湘語	*thiau1	*niau6	*kiaŋ5	*xiaŋ3
原始黃孝方言	*thieu1	*lieu3 了	*tɕieu5	*ɕieu3

根據上表，原始客語、原始吳語處衢方言、共同贛語、共同中部湘語及原始黃孝方言的效攝四等同源詞都帶有介音-i-。Norman 也提到：「(漢語方言通音)效攝的各個韻母的分類和《切韻》的韻類基本是一致的，只是三等韻和四等韻合流了」⁷⁰，這個合流後的韻母也是*-iau。

本文所論原始閩語效攝四等蕭韻同源詞，不論早期層次(*-iau)或晚期層次(*-iau)都帶有介音-i-，與上述各種擬測在「介音-i-有無」這一議題上不謀而合，這絕非偶然。這些原始方言的表現，對於將效攝四等蕭韻擬測為*-eu 這類假說(例如李榮)⁷¹，構成重大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就方法論而言，考慮到古代存在方言差異，便不應該預設《切韻》讀音是各種漢語方言字音的終極來源。由於以上前提，諸如*-eu > *-iau 或*-eu > *-iau 這種基於個別《切韻》擬測而設定的音韻演變，就我們而言就既無必要，也非必然。

最後要強調，本文對效攝細音字的擬測及修改乃是現階段的結論，其他相關韻攝的研究、閩語方言新語料的問世以及其他原始方言系統的擬測，將是未來進一步檢討及改進的重要依據。

⁷⁰ 羅杰瑞(Jerry Norman)著，R.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張艷紅譯：《漢語方言通音》，頁106。

⁷¹ 參閱李榮：《切韻音系》(臺北：鼎文書局，1973)，頁114-115。

徵引文獻

古籍

東漢·許慎 Xu Shen 著，清·段玉裁 Duan Yucai 注：《說文解字注》 *Commentary on the Shuowen Jiezi*（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94 年）。

近人論著

丁邦新 Ting Panghsin：〈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Zhong Jian Han Yu Zhong Gu Yin Xi de Yi Xie Xiang Fa”，《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Zhong Guo Yu Yan Xue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頁 65-73。（原刊於《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 6 期（1995 年），頁 414-419）。

丁邦新 Ting Panghsin：〈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On the Medial -i- in *Qieyun* Division IV Finals”，《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Zhong Guo Yu Yan Xue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頁 89-99。（原刊於《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1-14）。

王育德 Ong Iok-tek 著，何欣泰 He Xintai 譯：《閩音系研究》 *Min Yin Xi Yan Jiu*（臺北 Taipei：前衛出版社 Avanguard Publishing Company，2002 年）。

包擬古 Nicholas C. Bodman 著，潘悟云 Pan Wuyun、馮蒸 Feng Zheng 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 *Yuan Shi Han Yu yu Han Cang Y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5 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 *Han Yu Fang Yin Zi Hui (2nd edition)*（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2003 年）。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Yong Tai 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卷三十三·方言〉“Volume 33: Fang Yan”，《永泰縣志》 *Yong Tai Xian Zhi*（北京 Beijing：新華出版社 Xinhua Publishing House，1992 年）。

何大安 Ho Dahan：〈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Old Chinese to Middle Chinese: An Outline”，《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 *Han Yu Fang Yan yu Yin Yun Lun Wen Ji*（作者刊印，

- 臺北 Taipei：文盛彩藝印刷 Wen Sheng Cai Yi Yin Shua，2009 年），頁 229-237。（原刊於《中國語言學集刊》*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37-46。）
- 何大安 Ho Dahan：〈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On Linguistic Strata”，《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Han Yu Fang Yan yu Yin Yun Lun Wen Ji*（作者刊印，臺北 Taipei：文盛彩藝印刷 Wen Sheng Cai Yi Yin Shua，2009 年），頁 175-184。（原刊於《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第 18 卷特刊（2000 年），頁 261-271。）
- 何大安 Ho Dahan：《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Nan Bei Chao Yun Bu Yan Bian Yan 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ertation，1981 年）。
- 吳瑞文 Wu Ruiwen：〈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in Min”，《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第 3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133-162。
- 吳瑞文 Wu Ruiwen：《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Wu Min Fang Yan Yin Yun Bi Jiao Yan Jiu*（臺北 Taipei：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ertation，2005 年）。
- 吳瑞文 Wu Ruiwen：〈共同閩語**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A Critical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Final **iai*”，《臺大中文學報》*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頁 263-292。DOI:10.6281/NTUCL.2007.27.08
- 吳瑞文 Wu Ruiwen：〈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On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and Relevant Problems”，《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205-237。
- 吳瑞文 Wu Ruiwen：〈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f G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297-334。
- 吳瑞文 Wu Ruiwen：〈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f Shan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中國語言學集刊》*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6 卷第 1 期（2012 年 6 月），頁 177-238。DOI:10.1163/2405478X-90000098
- 吳瑞文 Wu Ruiwen：〈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n Ts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洪波 Hong Bo 主編《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Mei Zu Lin Jiao Shou Ba Zhi Shou Qing Xue Shu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頁 483-519。
- 吳瑞文 Wu Ruiwen：〈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nrounded Grade 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Jiangdong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Min”，《聲韻論叢》*Chinese Phonology* 第 19 輯（2017 年 5 月），頁 63-112。
- 吳瑞文 Wu Ruiwen：〈論金門閩南語介詞 *ta2* 的語法功能及相關問題〉“On the Functions of the Preposition

- ta2 in Kinmen Southern Min”, 《清華中文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18 期 (2017 年 12 月), 頁 275-340。
- 吳瑞文 Wu Ruiwen: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On the Reconstructions of Xián Shè Cognates in Proto Min and Related Issues”,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第 36 卷第 3 期 (2018 年 9 月), 頁 91-161。
- 吳瑞文 Wu Ruiwen: 〈論效攝洪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Lun Xiao She Hong Yin Zi Zai Yuan Shi Min Yu Zhong De Ceng Ci Ji Qi Yan Bian”, 《語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第 21 輯 (羅杰瑞先生紀念文稿專輯) (2018 年 12 月), 頁 343-379。
- 李榮 Li Rong: 《切韻音系》 *Qie Yun Yin Xi*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 1973 年)。
- 李方桂 Li Fangkuei: 《上古音研究》 *Shang Gu Yin Yan Ji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年)。
- 李如龍 Li Rulong、潘渭水 Pan Weishui: 《建甌方言詞典》 *Jian Ou Fang Yan Ci Dian* (南京 Nanjing: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年)。
- 李如龍 Li Rulong: 〈建陽市方言志〉“Jian Yang Shi Fang Yan Zhi”,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Fu Jian Xian Shi Fang Yan Zhi 12 Zhong* (福建 Fujian: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年), 頁 431-468。
- 李如龍 Li Rulong: 〈崇安市方言志〉“Chong An Shi Fang Yan Zhi”,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Fu Jian Xian Shi Fang Yan Zhi 12 Zhong* (福建 Fujian: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年), 頁 469-499。
- 杜佳倫 Tu Chialun: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 *Min Yu Li Shi Ceng Ci Fen Xi yu Xiang Guan Yin Bian Tan Tao*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 Xi Shuju, 2014 年)。
- 沙平 Sha Ping: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Fu Jian Sheng Ning De Fang Yan Tong Yin Zi Hui”, 《方言》 *Dialect* 第 4 期 (1999 年 11 月), 頁 282-295。
- 周長楫 Zhou Changji: 《廈門方言詞典》 *Sha Men Fang Yan Ci Dian* (南京 Nanjing: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年)。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Dong Shan 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 〈卷三十五·方言〉“Volume 35: Fang Yan”, 《東山縣志》 *Dong Shan Xian 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年)。
- 林連通 Lin Liantong、陳章太 Chen Zhan tai: 《永春方言志》 *Yong Chun Fang Yan Zhi* (北京 Beijing: 語文出版社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1989 年)。
- 林連通 Lin Liantong: 《泉州市方言志》 *Quan Zhou Shi Fang Yan Zhi*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3 年)。

- 林寶卿 Lin Baoqing:〈漳州方言詞匯(一)〉“Zhang Zhou Fang Yan Ci Hui (1)”,《方言》*Dialect* 第 2 期(1992 年 5 月),頁 151-160。
- 林寶卿 Lin Baoqing:〈漳州方言詞匯(二)〉“Zhang Zhou Fang Yan Ci Hui (2)”,《方言》*Dialect* 第 3 期(1992 年 8 月),頁 230-240。
- 林寶卿 Lin Baoqing:〈漳州方言詞匯(三)〉“Zhang Zhou Fang Yan Ci Hui (3)”,《方言》*Dialect* 第 4 期(1992 年 11 月),頁 310-312。
- 侯精一 Hou Jingyi 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Xian Dai Han Yu Fang Yan Gai Lun* (上海 Shanghai: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年)。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Zhe Rong 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第二十九篇·方言〉“Volume 29: Fang Yan”,《柘榮縣志》*Zhe Rong Xian Zh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年)。
- 秋谷裕幸 Akitani Hiroyuki、野原將揮 Nohara Masaki:〈也談來自上古*ST 的書母字〉“A Discussion on the *shu*(書) Initial Derived from Old Chinese *ST-”,《中國語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340-350。
- 秋谷裕幸 Akitani Hiroyuki:《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Wu Yu Chu Qu Fang Yan (Xi Bei Pian) Gu Yin Gou Ni* (東京 Tokyo:好文出版 Kohbun Press, 2003 年)。
- 秋谷裕幸 Akitani Hiroyuki:《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8 年)。
- 馬重奇 Ma Zhongqi:〈漳州方言同音字匯〉“Zhang Zhou Fang Yan Tong Yin Zi Hui”,《方言》*Dialect* 第 3 期(1993 年 8 月),頁 199-217。
- 張光宇 Chang Kuangyu:《閩客方言史稿》*Min Ke Fang Yan Shi Gao*(臺北 Taipei:南天書局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年)。
- 梅祖麟 Mei Tsulin:〈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Chronological Strata in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Mei Zu Lin Yu Yan Xue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年),頁 306-339。(原刊於《中國語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 6 期(1980 年),頁 427-443)。
- 梅祖麟 Mei Tsulin:〈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The Survival of Two Pairs of Qieyun Distinctions in Southern Wu Dialects”,《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Han Zang Bi Jiao ji Li Shi Fang Yan Lun Ji* (上海 Shanghai:中西書社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4 年),頁 247-265。(原刊於《中國語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 1 期(2001 年),頁 3-15。)
- 梅祖麟 Mei Tsulin:〈試釋《顏氏家訓》裡的「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兼論現代閩語的來源〉“The ‘Wu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Min; Plus an Exegesis of Yan Zhitui’s Dictum,

- ‘The South is tainted by Wu and Yue features, and the North is intermixed with barbaric tongues of Yi and Lu’”,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第 16 卷第 2 期 (2015 年 1 月), 頁 119-138。
- 馮愛珍 Feng Aizhen: 《福州方言詞典》 *Fu Zhou Fang Yan Ci Dian* (南京 Nanjing: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年)。
- 馮愛珍 Feng Aizhen: 《福清方言研究》 *Fu Qing Fang Yan Yan Jiu*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3 年)。
- 楊秀芳 Yang Hsiufang: 〈論文白異讀〉“Lun Wen Bai Yi Du”, 收入丁邦新 Ting Panghsin 主編: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Strata*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7 年), 頁 81-105。(原刊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Wang Shu Min Xian Sheng 80 Shou Qing Lun Wen Ji*, 1993 年, 頁 823-849)
- 楊秀芳 Yang Hsiufang: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 *Tai Wan Min Nan Yu Yu Fa Gao*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Taan, 1991 年)。
- 楊秀芳 Yang Hsiufang: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Min Nan Yu Wen Bai Xi Tong de Yan Ji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ertation, 1982 年)。
- 董忠司 Tung Chungszu: 《台灣閩南語辭典》 *Tai Wan Min Nan Yu Ci Dian*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Wu-Nan Book Inc., 2001 年)。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Shou Ning 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 〈卷三十二·方言〉“Volume 32: Fang Yan”, 《壽寧縣志》 *Shou Ning Xian Zhi* (廈門 Xiamen: 鷺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5 年)。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Ning De Shi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 〈卷三十一·方言〉“Volume 31: Fang Yan”, 《寧德市志》 *Ning De Shi 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年)。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Min Qing 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 〈卷三十五·方言〉“Volume 35: Fang Yan”, 《閩清縣志》 *Min Qing Xian Zhi* (北京 Beijing: 群眾出版社 Qun Zhong Chu Ban She, 1993 年)。
- 蔡俊明 Choy Chunming: 《潮語詞典》 *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 Ltd., 1976 年)。
- 鄭至君 Zheng Zhijun、郭必之 Kwok Bitchee: 〈原始閩語鼻音聲母的構擬問題〉“Some Problem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Nasal Initials”, 收入丁邦新 Ting Panghsin、張洪年 Cheung Samuel Hungnin、鄧思穎 Tang Szewing、錢志安 Chin Andy 主編: 《漢語研究的新貌: 方言、語法與文獻》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

- 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16年), 頁 413-428。
- 羅杰瑞 Jerry Norman 著, R.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張艷紅 Zhang Yanhong 譯:〈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方言》*Dialect* 第 2 期 (2011 年 5 月), 頁 97-116。
- 日・中嶋幹起 Nakajima Motoki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A Comparative Lexicon of Fukien Dialects* (東京 Tokyo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1979 年)。
-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 Jerry Norman,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dissertation, 1969).
- Jerry Norman,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ǐn dialects,” *Dialect*, 4(1979),pp.268-274.
- Jerry Norman, “The proto-Mǐn final,”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pp.35-73.
- Kevin A. O’Conner, “Proto Hakka,”《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1(1976),pp.1-64.
- Pang-hsin Ting,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5).
-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5).
-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5).

[附錄]

原始閩語 (Proto-Min, Norman 1981: 35-36) 的韻母系統如下：

Simple Monophthongal Finals (5)

i y e o a

Diphthongs (16)

iu yi ui eu əi əu

oi au ai au

ie io ia au ia uə

Triphthongs (6)

iau iai uəi uai

uai yai

*Finals Ending in *m and *p (15)*

im em əm am am m̩

ip ep əp ap ap

iam iam

iap iap

*Finals Ending in *n and *t (29)*

in yn un ən on an an

it yt ut ət ot at at

iun ion ian ian

iut iot iat iat

uon uan uan

uot uat uat

yan

*Finals Ending in *ŋ and *k (19)*

yŋ eŋ əŋ oŋ aŋ

yk ek ək ok ak

ioŋ iaŋ

iok iak

uoŋ uaŋ

uok uak

yok

On the Strata Analysis and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Xiào Shè Grade-3 and Grade-4 Cognates in Proto Min Finals

Wu, Rui-wen

(Received December 6, 2018 ; Accepted May 29, 2019)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reexamin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ade-3 and Grade-4 Cognates of Xiào Shè in Proto Min on the basement of Norman's reconstruction. Norma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wo proto finals for Xiào Shè Grade-3 and Grade-4 i.e. *iau and *eu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ose two finals, it seems that proto Min simply has correspondences with Ancient Chinese Xiào Shè Grade-3 and Grade-4 simply. However, Xiào Shè Grade-3 and Grade-4 have other correspondences which shows that proto Min possessed difference phonological strata. My conclusion is below:

1. In proto Min, Xiào Shè Grade-3 has two proto forms: *au and *iau.
2. Xiào Shè Grade-4 has two proto forms: *iau and *iau.
3.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evidence, I suggest that *au and *iau are come from Archaic Chinese. In other words, the phonological contract shows that the middle element *-j- is dropped in Proto Min final system. *iau and *iau could be traced to Jiang-dong Dialect, which is a southern language used in Six Dynasties.

Keywords: Min dialect, Xiào Shè, stratum,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